

光緒辛巳續修

交城縣志

板存縣署

光緒八年
壬午新刊

交城縣志序

交之置爲縣始於隋開皇
二年其民風土俗往固無
有志之者交之有志創自
前明萬厯間

交城縣志

卷首

國朝康熙初趙君天羽以貢
士蒞交邑復取前明舊志
而增修之當是時邑之北
境有交山爲羣盜藪出入
擄掠遺民害者垂數十年

趙君甫下車毅然以平寇
爲己任設方畧相機宜不
數年而渠魁盡殄豈惟一
邑因之安其鄰封實嘉賴
之余嘗讀夏子宛來交山

平寇一書竊善其伐謀制
勝厥功甚偉交人至今猶
嘖嘖稱焉噫趙君一文吏
耳而優於武事若此信乎
趙君之才之識誠有大過

人者匪獨修定志書無俾
闕軼爲有功於交也交邑
控恆霍帶河汾自巨寇平
而風土民物日進於古依
然唐魏之風焉韓子云莫

爲之先雖盛勿傳莫爲之
後雖美勿彰奈何斯志之
傳流自趙君後續修者惟
洪君璟迄今近二百年無
踵之者天時人事互爲變

更其間湮沕散軼又不知
凡幾矣歲戊寅余自大同
來守斯郡值連歲大稜赤
地千里道殣相望方拯救
憫恤之不暇遑問其他逾

年歲大熟政成人和百廢
具舉顧於邑乘一事缺焉
不講後之賢者將有以荒
畧難稽爲今日惜已於時
爵撫憲曾公沅甫編輯省

志勅各府州縣採故寔備
參考而夏君京璠適宰交
邑乃繼趙洪兩君之志起
而修之仍其舊錄參以新
裁舉二百年來之因革盛

衰一證以父老之傳聞刪
其蕪補其遺而民生安危
吏治得失胥於是乎備凡
九月書成呈於各憲余受
而讀之其詞簡而賅其事

詳而核分門別類朗若列
眉洵足爲省志之一助余
不揣固陋爰縷始末弁其
端後之官於交者覽斯志
以權政教俾民不阻飢戶

不警盜凡昔之伏莽交山
者安居樂業長理而不亂
則余於交尤有望焉是爲
序

欽加鹽運使銜現署冀甯

道知太原府事左雋序於
桐封官解



交城縣志序

一縣之治曷治乎田野闢賦稅
登教化行風俗美斯循吏之嘉
猷也一縣之志曷志乎山川紀
戶口書利弊明勸懲備斯良史
之遺法也夫善濟時者必宗夫

古故一縣之志卽一縣之治所
由出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者是也善法古者必權以時故
一縣之治非一縣之志所能囿
易曰變通盡利鼓舞盡神者是
也交城志以前遠無可徵其可

徵者始於明萬厯間邑令張公文璧以遞及於

國朝康熙時洪君璟厯今百七十八年未有繼而修者方策淪胥識者歎爲缺典

前撫憲湘鄉曾宮保倡修省志分飭各屬沿舊踵修以資採擇其時交令李君嬰病旋作旋輟洎今

撫憲新鄉衛大中丞偕

方伯紹公 廉訪松公 冀寧

觀察王公政通人和百廢咸舉

重念典冊攸關督令

郡伯左公馳檄促修非徒懼文
獻之湮替也將使善政流風備
登簡牘纂志者今日之鉛槧卽
宰治者異日之準繩由斯道也
可與酌古可與因時莊子云迹

交城縣志

卷首

十

者履之所在而迹豈履也歟哉
肇庸自上年八月權斯篆時方

奉勸本府文廟捐輸因議增
其數爲修志者兼儲經費迄今
二月望始開局採訪秉筆者爲
浙江副貢許君惺南凡夫陵谷

變遷解祠成毀官政沿革俗尙
醕漓以及災禳後丁口之盈虛
積儲之消長志皆從實書不厭
詳抑遵 憲檄補遺糾誤二條
訛者正之缺者增之凡六閱月
而稿粗定分爲八門裝爲八冊

大都體欲其潔詞欲其雅義欲
其嚴或有乖於史法者悉從刪
汰以求合先民矩矱惟是匹夫
匹婦力持名節艱苦備嘗皎然
不欺其志則雖深山窮谷亦必
分道蒐羅遺珠不漏綜四次採

訪所得忠臣義士烈女貞婦幾
及二百其間至性盤鬱磊落瑰
奇可入獨行傳者不一而足噫
亦盛矣用是歎大造生材初不
擇地而

國家之文教覃敷與列憲之仁

聲廣被日漸月摩莫知其然而
然爲臣子者躬值休明遂以樛
櫟之才適與纂修之會使夫筆
端月旦足以信今傳後可不謂
盛世宏模文人殊遇也哉所惜
蕪簡未刊而瓜期已屆剞劂之

工宜避賢路而僕所深幸者自
惟茲役之興督修有 大府贊
修有同人不才退食之餘從容
勘校不勞而坐享其成方且以
職備承修援毫紀序敬附
府憲弁言之後是則匠氏之不

斲而書名者也何其幸歟稿旣
成爰書顛末以告後之賢宰慎
司冊府而無墜典章則斯邑斯
民之幸更有其量十世其量百
世者在矣

光緒七年辛巳閏七月下旬

賜進士出身儘先補用同知直隸州山西解州平陸縣知縣調署太原府交城縣事潼川夏肇庸京珊甫謹序



交城縣志

原序

明縣令 張文璧

古昔帝王統一函夏必有內外史以籍名物而權政教
降至列國制亦不廢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槩可
見矣然古之列國卽今之郡縣也今郡縣之志卽古之
外史也可獨廢乎歲丙戌夏六月余承乏涖交土思得
民風土俗而考之得縣綱冊甚畧詢厥志曰遺矣志曷
遺乎曰交嘗有志昔韓諫議楊刺史所後先而纂次者
緣未鈔梓日尋散遺至今曠典未舉或者將有待乎余
曰吁志之在邑如日月之在天燭之在幽室也可一日

交城縣志

卷首

原序

一

遺乎及今弗舉竟將誰待我儕豈無責耶卽欲共舉厥
事值歲大饑越明年丁亥頗熟迨今戊子春少暇冀圖
前舉遂延鄉之縉紳劉公孔泉康公萬峯諸生王錦陽
申義山王舜元曹月溪暨邑廣文原符樓霍南峯輩入
館卽事分門析類詢訪編輯各盡所長而刪繁就簡執
端取中裁而歸一余與有職焉綱領八曰地里曰建置
曰食貨曰官政曰人物曰選舉曰雜紀曰藝文條目四
十有八每綱有斷斷無諱詞每目有註註不膚釋皆以
紀載故實而華衮斧鉞勸善懲惡之義尤凜凜于言辭
之表足與古良史同稱故無論春秋檮杌卽晉之乘庶

幾再見于交哉民風土俗一覽無遺殆猶見日明晝見月明夜見燭明幽室則後之泣交者又奚患其弗明于治哉暮月稿成持授邑庠田生需武生去橫常生福安生穩解生悔愆爲錄僉曰百年曠典一旦聿興因句余言爲弁余惟茲志之成爲不偶而尤恐其日久復遺也卽命壽梓而爲序

明縣令周璧

歲辛卯屬皇帝御寓之十有九年休烈浹洽洋溢乎方外余不佞適從中州典試事歸主爵者以余宰交邑余奉命唯謹百舍重繭來視厥事甫下車召諸里老訊元

交城縣志

卷首

原序

二

元疾苦狀因曰交嘗有志乎則對曰交故無志交之有志自張侯始採之輿論參以獨斷所紀載不啻詳矣將無當一日乎余亟命吏人進觀時賓座右蓋其綱凡有八焉乃爲之觀地里則曰美哉封疆左控恒霍右帶河汾其民纖嗇習事猶有陶唐之遺風焉爲之觀建置曰代有作也不相沿已爲之觀食貨曰民惟邦本匪食疇依重乃民輕乃賦庶無負乃職余茲勗哉爲之觀官政曰欽哉美惡弗可掩也復爲觀選舉曰異哉途也所表見皆不虛然其效可睹矣爲觀人物曰美哉喆人其靈秀所鍾耶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又爲之觀藝文曰言